

中 译 本 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时代动荡不安与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出现了信仰上的真空。人们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作出解释，于是有别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应运而生。由于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了以萧伯纳、哈代、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和贝内特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因此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初见端倪。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在英国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劳伦斯和乔伊斯出现时，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已进入了高峰时期。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加快，到了二十世纪初终于实现了全国规模的工业化。随着工业化和机器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濒临全面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日益消失。森林和田野遭到污染与毁坏，人们越来越沦为机器的奴隶。英国的许多作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经在其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道德、宗教和哲学作了批判。到了二十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则以更大的力量表现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束缚人、摧残人、迫使广大的人民遭受悲惨的、受压抑的生活。这一主题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反映得尤为深刻。

戴·赫·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一八八五——一九三〇)是二十世纪英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评论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于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家庭。父亲性情暴躁，经常在酒醉之后打骂妻儿；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幸，他母亲只得将全部的爱转向儿子，

这一切对劳伦斯的心理产生了异常的影响。劳伦斯的经历，在其带有很大自传性的《儿子与情人》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述。劳伦斯一生写了许多著作，除了长篇小说之外，还有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及文学评论文章。一九一五年他完成了《虹》，但出版不久即被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而遭到查禁。劳伦斯不甘屈服，继此之后又写出了《虹》的续篇《恋爱中的女人》，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因触犯有关淫秽出版物的管制条例，被禁止在英国出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劳伦斯病逝于法国南部。

弗洛伊德心理学对劳伦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小说除了《死了的人》（一九一三）之外，无一不以性——性爱、性骚动、性变态——为题材。当然，劳伦斯并非耽于描写性爱或色情，他所要表现的是在现代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里受到压抑、趋向分裂的自我，那种遭到扭曲的人性和受到挫折的本能。劳伦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首要罪恶是它压抑和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性和性爱的本能。他的作品力图表现：以心理为中心的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人与人之间和谐自然的关系遭到了破坏。他认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的欲望得以充分发挥，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机械统治下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发出照人的光彩，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在性的问题上，劳伦斯反对对性和性爱本能的任何束缚，鼓吹彻底的性解放，主张回归到充分自然的状态中去；他的人物大都是力图回避一切社会责任的“自然人”。如果说劳伦斯所主张的是性关系要摆脱对金钱和私利的依赖或者是要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观念和所谓的“文明”的束缚，这是进步的，有合理因素的。但是，两性之间的爱情和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摒弃一切社会和道德的约束，这又另当别论了。

劳伦斯的作品全都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土壤。通过这些作品他向读者描绘了在工业化和机器文明逐渐成为主宰一切的社会力量的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变化。小说《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一九一二）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该书虽是劳伦斯继《白孔雀》之后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但它却包含着劳伦斯后期作品的基本主题。

这部小说的内容并不曲折，主要讲的是主人公西格蒙德的一段婚外恋情。西格蒙德是一个乐团里的提琴手同时兼任家庭音乐教师。他有妻室儿女，但婚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因此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年轻的海伦娜。从此西格蒙德便陷入了痛苦的情感煎熬之中并由此奏出了一曲苦涩、悲戚的爱之歌。

西格蒙德苦于家庭生活的沉闷，生活的压抑，于是决定背着家人与海伦娜一起到一个小岛上呼吸两周自由的空气。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难忘的时光。他们拥抱着似多情又多思的蔚兰大海，编织着宁静而又浪漫的情侣之梦，真可谓飘飘欲仙，陶陶欲醉。然而，人处在矛盾的状态之中，梦是无法永远做下去的。渐渐地，西格蒙德感到心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不安。直觉和理智同时告诉他，海伦娜尽管姣媚迷人、聪明可爱，但在她对他的情感中似有一种占有成份：占有他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一切。这种不安带给他深深的痛楚，因为被占有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没有自由的爱是可怕的。他思前想后，再三定夺，终于告别了海伦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然而他的回归并未带给他“忏悔”的机会。他顿时发现自己处在了妻子和儿女的如刀似箭的鄙视和冷漠的包围之中。他做丈夫和父亲的权利和资格在家人的眼中已经名存实亡。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身心的疲惫与思绪的重负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想休息了。于是在经过一个多感之夜之后，他悬梁自缢，静悄悄地去了。

在劳伦斯的笔下，西格蒙德实际上是一个机器文明的牺牲品。他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职业和他的浪漫天性与工业化社会格格不入，这具体体现在他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对峙和移情他恋上。在机器主宰的社会里，艺术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装饰，作为一名从事音乐工作的提琴手，西格蒙德的收入十分菲薄，满足不了他家庭生活的日常开支。而他的天性又不允许他从事其他他所不爱的职业，这使得他无法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因而引起了妻子对他的不满，导致了夫妻关系的恶化。作为感情生活的补偿，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海伦娜，由此不仅招来了妻子对他的怨恨，也引起了儿女对他的蔑视。为了摆脱这一切的纠缠，最后他不得不走上了绝路。但我们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西格蒙德的悲剧又是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人”的必然结局。在劳伦斯的眼里，西格蒙德是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自然人”。他体格健壮，感情丰富、深沉，又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的内心充满了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得到自由，即恢复其自然本性的渴望。而他所感到的束缚究竟来自何方呢？来自他对家庭的责任，甚至来自海伦娜对他抱有过高期望的爱。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格蒙德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也是由恋爱而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像后来那么糟糕；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以及家庭开支的增加，他俩的关系却越来越恶化。这其间有机器文明给他们带来的不幸，但也有西格蒙德本身的因素。孩子和家庭是对西格蒙德那种自由天性的一种束缚，因此他竭力想挣脱这种约束。但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若想摆脱或逃避这种责任，那定会受到生活的惩罚。西格蒙德想通过移情他恋来摆脱家庭的责任，可却又陷进了对情人应负的责任之中，最终他所尝到的只不过是婚外恋的苦果。那么，该如何给这位“自然人”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呢？看来劳伦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此，他一方面借西格蒙德之口神秘兮兮地对所谓的“永生”做了一番批驳，认为它

使得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变得毫无价值，使死亡显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他又无法让西格蒙德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让他去“投奔”永生。他的死亡的确毫无意义；他所鄙视的妻子和他抛下的孩子都在竭尽全力将他从他们的记忆中抹除，并且他的妻子因他的死而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而他所爱的情人呢？她也有了新的追求者，正准备抖落挂在她身上的“死亡的枯叶”，在四月里重新抽芽。用劳伦斯的话来说，“西格蒙德死了，除了小提琴上的一股霉臭味之外，他什么痕迹也没留下”。由此可见，劳伦斯所主张的“自然人”，不仅无法同机器文明相抗衡，恢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各谐关系，其本身就没有什么出路，其追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价值。

《逾矩的罪人》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描写了西格蒙德与海伦娜这一对偷度“蜜月”的情人在海滨的生活，其间有欢乐，有柔情同时也夹杂着惶惑与痛苦。在这段日子里，海滨的沙滩上留下了他俩卿卿我我的话，岩谷里闪现着如胶似漆的身影，海浪中回荡着爽朗、甜蜜的欢笑。当分别的时刻来临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忧伤，真是“相见时难别也难。”小说以极其真实感人的笔触再现了这对情人那种分别时依依不舍，柔肠寸断，想来日忧心如焚、五内俱裂的情感。劳伦斯在表现上述这一切时，其手法很有特色。首先，他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手段，将西格蒙德对家庭的那种矛盾心理，以及面对海伦娜的反复无常他感到的惶恐与不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西格蒙德在自杀之前对生活、对未来以及对生与死的问题所做的那一番思考，更是将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在读者的面前暴露无遗。其次，他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时还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瓦格纳的音乐作品《特里斯坦和伊索德》和《羽翼》，以此作为象征来揭示西格蒙德与海伦娜之间的爱情结局。除了音乐，自然景物也被用来作为某种象征。劳伦斯时常用自然界的變化，如大海的波

动、天气的骤变以及山路的曲折来象征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命运的多桀。总之，自然景物的每一变化，往往渗透着主人公的思绪与情感。情与景的交融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小说全文文笔十分优美，无论是写人还是写景都极为出色，读来既有情的吸引和投入，又有美的享受和升华，不愧出自一代巨匠之笔。今天我们将其译出，以飨读者。若读者在译文中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王 正 文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中 译 本 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时代动荡不安与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出现了信仰上的真空。人们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作出解释，于是有别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应运而生。由于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了以萧伯纳、哈代、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和贝内特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因此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初见端倪。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在英国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劳伦斯和乔伊斯出现时，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已进入了高峰时期。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加快，到了二十世纪初终于实现了全国规模的工业化。随着工业化和机器文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濒临全面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日益消失。森林和田野遭到污染与毁坏，人们越来越沦为机器的奴隶。英国的许多作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经在其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道德、宗教和哲学作了批判。到了二十世纪，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则以更大的力量表现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资本主义的机器文明束缚人、摧残人、迫使广大的人民遭受悲惨的、受压抑的生活。这一主题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反映得尤为深刻。

戴·赫·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一八八五——一九三〇)是二十世纪英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于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家庭。父亲性情暴躁，经常在酒醉之后打骂妻儿；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幸，他母亲只得将全部的爱转向儿子，

这一切对劳伦斯的心理产生了异常的影响。劳伦斯的经历，在其带有很大自传性的《儿子与情人》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述。劳伦斯一生写了许多著作，除了长篇小说之外，还有短篇小说、诗歌、游记及文学评论文章。一九一五年他完成了《虹》，但出版不久即被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而遭到查禁。劳伦斯不甘屈服，继此之后又写出了《虹》的续篇《恋爱中的女人》，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因触犯有关淫秽出版物的管制条例，被禁止在英国出版。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劳伦斯病逝于法国南部。

弗洛伊德心理学对劳伦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小说除了《死了的人》（一九一三）之外，无一不以性——性爱、性骚动、性变态——为题材。当然，劳伦斯并非耽于描写性爱或色情，他所要表现的是在现代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里受到压抑、趋向分裂的自我，那种遭到扭曲的人性和受到挫折的本能。劳伦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首要罪恶是它压抑和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性和性爱的本能。他的作品力图表现：以心理为中心的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人与人之间和谐自然的关系遭到了破坏。他认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的欲望得以充分发挥，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机械统治下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发出照人的光彩，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在性的问题上，劳伦斯反对对性和性爱本能的任何束缚，鼓吹彻底的性解放，主张回归到充分自然的状态中去；他的人物大都是力图回避一切社会责任的“自然人”。如果说劳伦斯所主张的是性关系要摆脱对金钱和私利的依赖或者是要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观念和所谓的“文明”的束缚，这是进步的，有合理因素的。但是，两性之间的爱情和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摒弃一切社会和道德的约束，这又另当别论了。

劳伦斯的作品全都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土壤。通过这些作品他向读者描绘了在工业化和机器文明逐渐成为主宰一切的社会力量的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变化。小说《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一九一二）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该书虽是劳伦斯继《白孔雀》之后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但它却包含着劳伦斯后期作品的基本主题。

这部小说的内容并不曲折，主要讲的是主人公西格蒙德的一段婚外恋情。西格蒙德是一个乐团里的提琴手同时兼任家庭音乐教师。他有妻室儿女，但婚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因此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年轻的海伦娜。从此西格蒙德便陷入了痛苦的情感煎熬之中并由此奏出了一曲苦涩、悲戚的爱之歌。

西格蒙德苦于家庭生活的沉闷，生活的压抑，于是决定背着家人与海伦娜一起到一个小岛上呼吸两周自由的空气。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难忘的时光。他们拥抱着似多情又多思的蔚兰大海，编织着宁静而又浪漫的情侣之梦，真可谓飘飘欲仙，陶陶欲醉。然而，人处在矛盾的状态之中，梦是无法永远做下去的。渐渐地，西格蒙德感到心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不安。直觉和理智同时告诉他，海伦娜尽管姣媚迷人、聪明可爱，但在她对他的情感中似有一种占有成份：占有他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一切。这种不安带给他深深的痛楚，因为被占有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没有自由的爱是可怕的。他思前想后，再三定夺，终于告别了海伦娜，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然而他的回归并未带给他“忏悔”的机会。他顿时发现自己处在了妻子和儿女的如刀似箭的鄙视和冷漠的包围之中。他做丈夫和父亲的权利和资格在家人的眼中已经名存实亡。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身心的疲惫与思绪的重负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想休息了。于是在经过一个多感之夜之后，他悬梁自缢，静悄悄地去了。

在劳伦斯的笔下，西格蒙德实际上是一个机器文明的牺牲品。他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职业和他的浪漫天性与工业化社会格格不入，这具体体现在他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对峙和移情他恋上。在机器主宰的社会里，艺术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装饰，作为一名从事音乐工作的提琴手，西格蒙德的收入十分菲薄，满足不了他家庭生活的日常开支。而他的天性又不允许他从事其他他所不爱的职业，这使得他无法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因而引起了妻子对他的不满，导致了夫妻关系的恶化。作为感情生活的补偿，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海伦娜，由此不仅招来了妻子对他的怨恨，也引起了儿女对他的蔑视。为了摆脱这一切的纠缠，最后他不得不走上了绝路。但我们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西格蒙德的悲剧又是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人”的必然结局。在劳伦斯的眼里，西格蒙德是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自然人”。他体格健壮，感情丰富、深沉，又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的内心充满了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得到自由，即恢复其自然本性的渴望。而他所感到的束缚究竟来自何方呢？来自他对家庭的责任，甚至来自海伦娜对他抱有过高期望的爱。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格蒙德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也是由恋爱而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像后来那么糟糕；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诞生以及家庭开支的增加，他俩的关系却越来越恶化。这其间有机器文明给他们带来的不幸，但也有西格蒙德本身的因素。孩子和家庭是对西格蒙德那种自由天性的一种束缚，因此他竭力想挣脱这种约束。但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若想摆脱或逃避这种责任，那定会受到生活的惩罚。西格蒙德想通过移情他恋来摆脱家庭的责任，可却又陷进了对情人应负的责任之中，最终他所尝到的只不过是婚外恋的苦果。那么，该如何给这位“自然人”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呢？看来劳伦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此，他一方面借西格蒙德之口神秘兮兮地对所谓的“永生”做了一番批驳，认为它

使得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变得毫无价值，使死亡显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他又无法让西格蒙德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让他去“投奔”永生。他的死亡的确毫无意义；他所鄙视的妻子和他抛下的孩子都在竭尽全力将他从他们的记忆中抹除，并且他的妻子因他的死而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而他所爱的情人呢？她也有了新的追求者，正准备抖落挂在她身上的“死亡的枯叶”，在四月里重新抽芽。用劳伦斯的话来说，“西格蒙德死了，除了小提琴上的一股霉臭味之外，他什么痕迹也没留下”。由此可见，劳伦斯所主张的“自然人”，不仅无法同机器文明相抗衡，恢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各谐关系，其本身就没有什么出路，其追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价值。

《逾矩的罪人》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描写了西格蒙德与海伦娜这一对偷度“蜜月”的情人在海滨的生活，其间有欢乐，有柔情同时也夹杂着惶惑与痛苦。在这段日子里，海滨的沙滩上留下了他俩卿卿我我的话，岩谷里闪现着如胶似漆的身影，海浪中回荡着爽朗、甜蜜的欢笑。当分别的时刻来临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忧伤，真是“相见时难别也难。”小说以极其真实感人的笔触再现了这对情人那种分别时依依不舍，柔肠寸断，想来日忧心如焚、五内俱裂的情感。劳伦斯在表现上述这一切时，其手法很有特色。首先，他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手段，将西格蒙德对家庭的那种矛盾心理，以及面对海伦娜的反复无常他感到的惶恐与不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西格蒙德在自杀之前对生活、对未来以及对生与死的问题所做的那一番思考，更是将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在读者的面前暴露无遗。其次，他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时还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瓦格纳的音乐作品《特里斯坦和伊索德》和《羽翼》，以此作为象征来揭示西格蒙德与海伦娜之间的爱情结局。除了音乐，自然景物也被用来作为某种象征。劳伦斯时常用自然界的變化，如大海的波

动、天气的骤变以及山路的曲折来象征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命运的多桀。总之，自然景物的每一变化，往往渗透着主人公的思绪与情感。情与景的交融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小说全文文笔十分优美，无论是写人还是写景都极为出色，读来既有情的吸引和投入，又有美的享受和升华，不愧出自一代巨匠之笔。今天我们将其译出，以飨读者。若读者在译文中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王 正 文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拿掉那个弱音器，拿呀！”露易莎的手指飞快地从钢琴键上缩回，并猛然转过身向那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嚷道。海伦娜慢慢地从乐谱上抬起头来。

“亲爱的露易莎，”她答道，“那样的话会让人无法忍受。”她站起身来，用手中的弓轻轻拍打着身上的白裙子，表现出一种冷漠和克制。

“可我却不明白。”露易莎喊道，一边从椅子上跳起来。她的动作有点夸张，就像一个人对自己所爱的人表示愤慨时那样。“近来你居然能忍受给小提琴装弱音器这样的事。要在从前你会断然拒绝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近来已能忍受许多事情。”海伦娜答道。她看上去满脸倦容、神情麻木，但说起话来却仍然言简意赅。露易莎那怒气冲冲的挑衅态度不禁软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她说道，“我不喜欢这样。”尽管她仍带着责备的口气，但语调中却透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意。

“从‘快板’接着往下弹吧。”海伦娜说，一边用手中的弓指着露易莎面前那份莫扎特的奏鸣曲乐谱上的某个地方。露易莎顺从地弹起了和弦，于是，音乐声重又响了起来。

一位年轻人正仰坐在壁炉边一把柳条扶手椅上。这时他悠然地将视线从两位姑娘身上移开，望着炉中的火焰。火焰随着音乐的节奏在不停地舞动。显然，他在这里无拘无束，然而他在这间屋子里却又像个陌生人。

在伦敦城南一条宽阔的大街两旁座落着成百座式样差不多的简陋房屋，而这间屋子就是其中一座里的起居室。大街上不时有

有轨电车隆隆驶过，但这间房间却与电车和伦敦的交通嘈杂声毫不相干。这是海伦娜的房间，完全属于她支配。墙壁的颜色是深绿色的，就像八月的树叶；地上铺着一块绿色的地毯，地毯的四周露出磨光了的地板，使得地毯像黑色沃土中的一方草地。天花板、柱子的中楣和壁炉都是光洁的白色。除此之外，房间里没有其他杂色。

除了那架钢琴之外，屋子里的家具看起来都是些临时过渡性的东西：壁炉边的两把轻便柳条扶手椅、两只不很牢固的亮光光的黑色木制乐谱架、一对摇摇晃晃的椅子以及墙壁凹陷处的那一架架子书。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很不固定，好像为了让房间保持干净、整洁，它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到外面去似的。绿色的地板和墙壁以及墙根边的白色护墙板给人一种静谧感。

壁炉架上有一对枝形玻璃烛台和一尊用皂石做的小佛像。那佛像出自中国，呈灰色，一脸的冷漠，完全陷入了摆脱尘俗的思虑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两块半透明的石头，上面涂着玫瑰色和血红色，十分美丽，并且还刻有中国的象征物；此外架子上还杂乱地放着一些纪念品、水晶石、贝壳和一些零零碎碎的海草。

如果一位陌生人走进屋来，他会感到不知所措。他只要环视一下那光秃秃的深绿色的四壁，并看一眼那寥寥可数的几件家具，就可以确信无疑地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屋子里唯一能给人以某种安慰的东西就是那盏在靠墙的架子上发着白光的灯和那株长着窄长叶子的硕大、美丽的羊齿草。窗台形成的黑暗使这一片绿色变得斑斑驳驳。只有这两样东西和炉火才显得比较友好。

黑色的钢琴上，那三支蜡烛发着柔和的光，音乐声仍在响着，但就像几只半死不活的蝴蝶拍动翅膀发出的声音，令人乏味、生厌。海伦娜机械地拉着琴。音乐在她的弓下被打碎了，因此自她琴中发出的音乐毫无生气，难听极了。那年轻人皱着眉，在沉思着。他神情不安地再次转向这两位演奏者。

拉小提琴的是位二十八岁的姑娘。当她加快节奏时，她身上

的那件高腰白色外衣便摆动起来，毫不含糊地随着节拍摆动，就好像她的身体是一部节拍器上的白色击槌。这使得那位注视着她的年轻人直皱眉头。然而他却仍然凝眸注视着她。她身体结实、充满了活力。当她举着小提琴时，她那洁白如玉的颈子在两肩正中那个好看的凹陷处用力拱着。她衣袖上那长长的白色花边也在摇晃，随着琴弓飘动。

伯恩看不见她的脸，仅能看到她脸颊的丰满曲线。他凝视着她的头发，觉得她脑后的头发和那尊皂石偶像的颜色差不多，而她脑门上的头发却沐浴在明亮的烛光之中，在她的前额上闪闪发光。

突然间，海伦娜中断了音乐，烦躁地垂下手臂，不再拉了。露易莎惊奇地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环视了一下四周。

“怎么了，”她喊道，“刚才不是很好吗？”海伦娜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全错了，”她回答说，一边轻轻地把小提琴放好。

“啊，对不起，我弹得太糟了，”露易莎气冲冲地说。她爱海伦娜爱得太深了。

“你弹得很好，”她的朋友仍旧用疲倦、冷漠的语调答道。“是我拉得太糟。”

海伦娜合上了提琴盒的黑色盖子，站在那儿愣了一会，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露易莎仰视着她，双眼充满了爱，看上去活像一只不敢接近它所爱的主人的狗。她见海伦娜没有理会她，便丧气地垂下头看着钢琴。最后海伦娜终于看了她的朋友一眼，接着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这种过分的爱对她来说是一种重负。她带着几乎看不出的微笑像哄孩子似地说道：

“弹支肖邦的曲子吧，露易莎。”

“我只会把曲子全弹错，就像弹其他任何曲子一样。”这位年长的女士用哀怨的语气说道。露易莎三十五岁。她与海伦娜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弹玛祖卡舞曲吧，”海伦娜平和地重复道。

露易莎在乐谱中翻找着，海伦娜吹熄了那支供她拉琴的蜡烛，然后便来到炉火旁，在伯恩对面坐了下来。音乐又开始了。海伦娜抱起双臂，陷入了沉思。

“它们还红着呢！”年轻人说道。

她忽然向上瞥了一眼，那对平时总带着沉重、疲惫神情的蓝眼睛此时闪出了一丝笑意。

“是的。”她答道，接着便卷起衣袖，露出一只漂亮而又结实的胳膊。这只胳膊的外侧从肩部一直到手腕都呈红色，就像一只烤红了的长形水果。这姑娘爱抚地将自己的脸颊贴在那有点刺痛的、柔软的肌肤上。

“这胳膊热乎乎的。”她微笑着说，又一次带着一种奇特的喜悦心情亲吻着她的这条被太阳晒红了的胳膊。

“在这隆冬季节里能看到这样的晒痕真是件滑稽事。”那年轻人皱着眉头答道。“我想不出它怎么会持续这么几个月而不消失。你从没有在上面搽些东西来治它吗？”

她又朝他笑了笑，几乎是在怜悯他，然后，她爱怜地将嘴唇贴在那块被晒红的地方。

“它每天晚上都像这样显露出来。”她柔声说道，话音中仍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

“可那是在八月，而现在却是二月！”他大声道。“你知道，这一定是心理作用。是你让它显露出来的，那红的地方；是你让它出现的。”

她抬起头看着他，陡然变得冷若冰霜。

“我！我从来也没想过它。”她回答得很简洁，语气中带着几分冷笑。

听到她这种尖酸的语气，那年轻人对她的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但这种变化只是身体内部的。只见他很快地微微一笑，

“从来没有？”他跟着重复道。

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这期间只有露易莎在继续为他们弹着钢琴。

“讨厌！”最后她突然喊了一声，同时从琴凳上猝然转过身来。

那两位抬起头来看着她。

“你弹得好好的——什么东西妨碍了你？”伯恩笑道。

“你！”露易莎嚷道。“噢，我没法再弹了。”她又加了一句，接着便忧郁地顺着裙子垂下双臂。海伦娜立即笑了起来。

“噢，我无法再弹了，海伦！”露易莎恳求般地说。

“亲爱的，”海伦娜说道，并短促地笑了一声，“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义务嘛。”

露易莎轻轻地哼了一声，只有那种向有损自己自尊的愿望屈服的人才会这样哼哼。接着她一屁股坐在海伦娜的脚边，带着引人爱怜的感伤神情将她的一条胳膊和头靠在她朋友的膝盖上。后者毫无反应，只是继续默默地凝视着炉火。在壁炉另一边的伯恩此时正懒散地伸着四肢仰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

屋子里安静极了，甚至连那嘀答作响的钟也默不作声了。屋外，车辆如梭；人行道上，脚步声答答响个不停。然而这种庸俗的生活风暴似乎已被置于海伦娜的房门之外，这间房间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像一座教堂。那两枝犹如设在祭坛上的蜡烛发着微光，使黑色的钢琴闪射出黄色的光芒。灯已被吹熄；壁炉中的火已没有火焰，看起来像一堆白色的碎石，气息奄奄地躺在炉栅上。因此，那黄色的烛光看起来甚至也照耀着这堆余烬。大家仍然默不作声。

最终，海伦娜在椅子上轻轻哆嗦了一下，但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姿式。她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你能不能去煮点咖啡，露易莎？”她问道。露易莎直起身子，看了看她的朋友，然后稍稍舒展了一下身体。

“噢！”只听她浪腔浪调地哼了一声，“这样多舒服啊！”

“那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吧。别动，你别起来。”海伦娜